

試析莊子之處世哲學

黃忠天

〔內容提要〕：莊子之處世哲學乃因應時代環境所產生之學說。其拯濟世人之心，亦如儒墨諸家，惟不同者，莊子意在求精神之超脫。其處世哲學之理論基礎有三：(一)為入世精神之轉化。(二)為老子學說之發揚。(三)為本體哲學之體現。就其處世態度言，撮其要有四：(一)安時處順。欲以超脫死生，免乎物累。(二)形就心和。卽形不乖迕，和而不同之意。(三)平等齊一。欲藉心齋、坐忘以虛靜心靈，泯除是非成見。(四)無為無用。欲破除世人狹隘之價值觀，倡無用之用之說。

其處世哲學於世人精神苦痛之超脫，不無裨益，惜乎於現實人生，終無力以回天也。惟吾人苟於現實環境有未愜意者，秉此哲學，得一分自有一分超脫，雖未必堪躋莊生逍遙自適之域，然於全生養生之道，當亦有所得矣！

一、前言

夫研究莊學者，每涉及《莊子》內、外、雜篇真偽及其思想異同之問題，其中是是非非，前人之述備矣。〔註一〕然內篇總體而言，較為完整，亦自成體系，代表莊子主要之思想，世人多無異辭。外、雜篇思想較雜，然亦非可以盡棄也，苟其有合於莊生之旨者，正足以相發明也。就內篇言，《逍遙遊》乃莊周之人生觀，《齊物論》、《大宗師》乃莊周之認識論與宇宙觀，《養生主》為其養生之道，《人間世》為其處世哲學，《德充符》為其道德觀，《應帝王》為其政治觀，各篇主旨，雖未必相同，然彼此間，又互為聯繫，故本文於探索莊子處世哲學之際，亦不侷限於《人間世》，凡與莊生處世之旨相涉者，亦在說明之列，如此方能宏觀本文主題，或不致淪為一曲之見也。

二、時代背景

任一學說之興起，莫不與大時代之環境存有密切之關連，莊學之興自不例外。莊周所處時代，據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云：

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嘗爲蒙漆園吏，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。……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爲相。復以《逍遙遊》載惠施論「大瓠之種」事，推斷之，則莊子所處時代約生於紀元前三六〇年左右，卒於二九〇年左右。【註二】觀此時局，正如，劉向於《戰國策》書錄云：

仲尼既沒之後，田氏取齊，六卿分晉，道德大廢，上下失序。至秦孝公，捐禮讓而貴戰爭，棄仁義而用詐譎，苟以取強而已矣。夫篡盜之人，列爲侯王，詐譎之國，興立爲強。是以傳相放效，後生師之，遂相吞滅，并大兼小，暴師經歲，流血滿野，父子不相親，兄弟不相安，夫婦離散，莫保其命，滑然道德絕矣。晚世益甚，萬乘之國七，千乘之國五，敵侔爭權，蓋爲戰國。貪饕無恥，競進無厭；國異政教，各自制斷；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；力功爭強，勝者爲右；兵革不休，詐僞並起。當此之時，雖有道德，不得施謀；有設之強，負阻而恃固；連與交質，重約結誓，以守其國。故孟子、孫卿儒術之士，弃捐於世，而游說權謀之徒，見貴於俗。

由上述觀之，戰國之世，上既無天子以統裁諸侯，下亦乏霸主以齊一號令，各國貪饕競進，後義先利，辟土地、爭城池，殺人盈野盈城，故莊子慨嘆曰：

輕用民死，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，民其無如矣！《人間世》

又云：

今處昏上亂相之間，而欲無患，奚可得邪？《山木》

身處此一亂世，雖有墨翟、禽滑釐之流，言兼愛；孟、荀之徒，倡仁義，然終無以化裁時主，重以縱橫家者流，挑撥離間，法家者流，推波助瀾，天下遂如治絲益棼而民愈無以聊生矣！

昔仲尼云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！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」（《論語·微子》）生乎戰國紛仍之世，莊周既無以扭轉寰宇，復不能遠離人羣，與鳥獸同羣，內在之疲憊、痛苦，無奈而又無助，蓋可想見。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，莊子遭逢世亂，殆亦有《莊子》之作耶！故唐成玄英《莊子序》云：「當戰國之初，降周之末，歎蒼生之業薄，傷道德之陵夷，乃慷慨發憤，奚著斯論。」（註三）

三、理論之基礎

（一）入世精神之轉化

近人張默生先生云：「須知莊子是具有出世思想，不一定離羣索居。和矯情立異的隱士不同，和拋家捨業的僧侶不同。」（註四）天按：莊子誠富出世思想，蓋其身罹世亂，而欲求擺脫人世之苦痛，自不樂居滾滾紅塵之世間，冀登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也。然人世間固有未可遁逃者，兼以吾國賢哲，每懷淑世濟民之精神，痼瘼在抱，莊周自不例外，否則自無須著書立說，發為謬悠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復不憚其煩而以寓言、重言、卮言出之，斯欲超脫衆生內在之苦痛，以求養生、全生之道。

觀其《人間世》云：

天下有大戒二，其一命也，其一義也。子之愛親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；臣之事君，義也，無適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

《天下篇》云：

不譴是非與世俗處。

《大宗師》亦云：

其爲物也，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。

由上述諸點觀之，莊子除於人世秉持其悲天憫人之淑世情懷外，於現實人生，仍有「義」、「命」在焉，非可遁逃也，其與

物將迎，與世俗處，既未超脫塵世而入神仙之域，亦未脫離塵累潛修淨行，自不同於世人所謂「出世」之涵義，出世或為其理想，然人世間終究難逃義、命。況逍遙之旨，亦不必出世，方足以躋之也。故嚴格論之，莊子之生命情調，仍屬入世而非出世也。今人劉光義先生云：

中國之思想家，其志均在於救世救人，莊子志存濟世，與儒墨諸哲之存心，無所殊異，唯莊子遭世否塞，外似消極，而內心殊熱，即以一幅冷面孔應世，而滿懷心腸濟人也。【註五】

劉說誠為見道之語。莊子處此世路屯遭，動輒罹禍之際，既知儒墨不足以濟世，復不屑隨波逐流於名利之場。然人世固有命、義二者，無可遁逃；而生民塗炭，亦正賴豪傑之士，有以解其倒懸，故莊生即便有出世之心，道義上，固有不可為、不忍為者，遂由此入世之生命情調，轉而發展出特有之處世哲學也。

(二) 老子學說之發揚

老莊之時代，孰前孰後，論者不一，然就思想之發展言，毋寧取莊在老後之說，蓋老氏之說，多屬原則，立論亦博大而簡要，莊子則發為宏肆之論，推闡而至無端崖也。雖然，莊子·天下篇▽分老聃、莊周為二派，惟深究莊生之說，實隱然有與老學前呼後應者，如「人間世」所謂「支離其德」之說，成玄英疏云：

支離其德，猶忘德也。……夫忘德者，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，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，故能成功不居，為而不恃，推功名於羣才，與物冥而無跡，斯忘德者也。

此「支離其德」（忘德）之說，實脫胎於《老子》三十八章「上德不德」而來。又如《莊子》之「逍遙遊」▽、「人間世」▽諸篇所言「無用之用」，以及《應帝王》▽、「山木」▽等篇，所謂「虛而委蛇」與「虛己遊世」諸說，實亦老子「虛無」之旨之發揮。至於《老子》第四章所云：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

莊子亦更進一步言「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」（《人間世》▽）之說。郭象注云：

形不乖迂，和而不同。

莊子繼承老學之精神，而稍變其意，惟其脫胎之跡，顯而可見也。至於其他如「墮肢體」、「離形去知」（《齊物論》），及與世無忤無爭之思想，大體均爲老子哲學之發揚，老、莊哲學自有其相異處，然其相互之關係，尤其老子學說影響莊子之處世哲學者，實不容吾人忽視也。

（三）本體哲學之體現

莊子之學說，一如老子，乃源於當世政治與社會之刺激，故其思想之形成，乃先有的人生論而後有其本體論，復由本體論下貫落實於人生，以成其處世哲學。

欲瞭解莊子本體論與其處世哲學之關係，宜先明莊子之「道」。大體而言，莊子論道與老子無異，所謂「道」即「自然」，並爲天地萬物化生之總原理。道之爲物，無時不有，無所不在，復又無爲無形，故《莊子·知北遊》云：

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莊子曰：「无所不在。」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稊稗。」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瓦甕。」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曰：「在屎溺。」

《大宗師》亦云：

夫道，有情有信，無爲無形，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，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，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，在太極之先，而不爲高，在六極之下，而不爲深，先天地生，而不爲久，長於上古，而不爲老。

由此可知，道爲宇宙事物之本源，故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」，亦藉此導引出莊子處世哲學中平等對待之思想。由道之「不爲高」、「不爲深」、「不爲久」、「不爲老」，超乎時空而存在，故亦啓迪其處世哲學中，泯除由時空觀念，衍生而來之大小、高低、先後、壽夭種種執著，此亦老、莊哲學極大之差異也。蓋老子猶執著於位，如其所云：

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（第七章）

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，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（第六十六章）

莊子則欲超脫此一差別相，如《齊物論》云：

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大山爲小，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爲夭。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。既已爲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謂之一矣，且得無言乎？

△秋水篇▽亦云：

以差觀之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則萬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則萬物莫不小。知天地之爲稊米也，知毫末之爲丘山也，則差數觀矣。

夫天地形成，萬物化生，於是時空存焉。泰山秋毫，此空間之大小也；彭祖殤子，此時間之長短也，世人每囿於差別相，執著於此，莊子則欲打破此一概念，而與大道冥合。

莊子復由體道之自然流轉，終始無窮，萬物之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故又有「物化」之說。如△秋水篇▽云：

物之生也，若騾若馳，無動而不變，無時而不移。何爲乎？何不爲乎？夫固將自化。

由於體察宇宙萬事萬物之變動不居，莊子亦秉持與世推移，任物自化之態度，是故表現於人生者，則爲「安時處順」、「無爲事任」之處世哲學。

由是觀之，莊子之本體論與處世哲學，實密不可分，而體用不二也。

四、處世之態度

莊子處世之態度，乃其哲學落實於現象界中具體之呈現。論其處世態度，固有多方，然撮其要者，不外有下列諸點，茲分別敘述如下：

(一) 安時處順

生命誠然可貴，然大化流行，若騾若馳，莫之能止，是故「年不可舉，時不可止」（△秋水▽），死生夢覺無非物化，莊子有感於此，遂有其達觀之人生態度。況身罹世亂，人命危淺，處乎其間，復有不可遁逃之義命，於是超脫生死，不致陷溺於悅生惡死，生樂死悲之中，以此養生，以此全性，以冥合大道。是故老聃死，莊子藉秦失之言曰：

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，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△養生主▽

此「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」之說，雖爲養生之法，然亦爲莊子處世哲學中，最高之原則也。蓋生死既能無累於心，則舉凡人世間之禍福、壽夭、榮辱、是非種種，又何嘗不可忘懷，以之處世，自亦能「知其不可奈何，而安之若命」(△人間世▽)，由是

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，予因以求時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，予因以求鴟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，以神爲馬，予因而乘之，豈更駕哉！△大宗師▽

以如此豁達之人生觀，故無論天命之不齊或外在之橫逆，均能逆來順受，隨任安排而無往不適也。

(二)形就心和

處乎亂世，既不得與鳥獸同處，復不能逃乎義命，惟有韜光晦迹，和光同塵，莊子繼承老氏之精神，進一步發揮，如△人間世▽云：

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；雖然，之二者有患，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爲顛爲滅，爲崩爲蹶；心和而出，且爲聲爲名，爲妖爲孽。

所謂「形就心和」者，即郭象所注「形不乖迂，和而不同」之意，「形不乖迂」，正如莊子所言：

彼且爲嬰兒，亦與之爲嬰兒；彼且爲無町畦，亦與之爲無町畦；彼且爲無崖，亦與之爲無崖；達之入於無疵。△人間世▽

惟莊子爲不使人誤「形就心和」，乃俗謂阿諛苟從，同流合污之意，故復申言「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」之說，郭注云：「就者形順，入者遂與同也。和者義濟，出者自顯伐」。如此，雖傳「天殺」之君，既能不隨溺其中，與之同流，亦不致顯露鋒芒，而遭比干之禍，此爲莊周睿智之處世哲學也。

(三)平等齊一

莊子體悟「道」爲宇宙萬事萬物之本源，遂亦開展出「物我爲一」之齊物論，欲泯除人世之是非，差別相之執著，如△

齊物論V云：

故爲是舉莛與楹，厲與西施，恢恠譎怪，遁通爲一。

小如草莖，大如楹柱，醜如病，癩美如西施，以相狀而言雖異，然自「道」觀之則無別也，既無別矣，亦無須爭議矣！莊子又云：

民溼寢則腰疾偏死，皷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恟懼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？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螂且甘帶，鴟鵂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獼狙以爲雌，麋與鹿交，皷與魚游。毛嬙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。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

夫大道渾然一體，自在流行，既無名可指，亦無所用其知，是故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彼所謂「正處」、「正味」、「正色」者，於我未必如是也。莊子有鑑於此，故能忘懷美惡，排遣愛憎，去除成心，平等對待萬物。至於當如何，方足以躋此境界，莊子特揭「心齋」、「坐忘」之工夫，所謂「心齋」者，莊子於《人間世》中，藉仲尼以告顏淵曰：

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聽，止於耳；心，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，虛者，心齋也。

此「心齋」之說，意同於《大宗師》所謂之「坐忘」，藉由心靈之虛靜，去成心，泯是非，故能平等對待，與外物不違不忤，此亦莊子處世哲學之要道也。

（四）無爲無用

《易·坤卦文言》曰：「天地閉，賢人隱。易曰：『括囊，無咎，無譽。』蓋言謹也。」處乎否運之世，動則罹禍，莊子有感於世路屯遭，遂主張無爲、無用，以求養生、全生。此思想雖爲時代環境之刺激，然或有得自老氏者。如《老子》云：

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（第二章）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（十九章）

天下神器，不可爲也，不可執也，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（二十九章）

莊子亦云：

無爲名尸，無爲謀府；無爲事任，無爲知主。（入應帝王V）

就莊子言，無爲之涵義，不僅在去除一切人爲之妄作，更有善亦不爲之意。如入養生主V云：

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，緣督以爲經。

蓋爲善爲惡，正如成玄英所云：「適有疲役心靈，更增危殆」，故莊子欲求個體之逍遙，而免於物累，於是而有善惡俱泯之說。唯莊子非不爲善，其所不爲者，世俗觀念價值之善耳！尤其足以疲役心靈者。

至於論及「無用之用」，尤爲莊子破除世人狹隘價值觀念之遠見，或亦本諸老子「虛無」之用而來。如老子云：

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！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（第五章）

又云：

三十輻，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埴埴以爲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爲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利，無之以爲用。（第十一章）

老子此處，說明凡有皆自無來，言「虛」、「無」之妙用，莊子則本此進一步言「無用之用」，如入人間世V、入山木V均舉不材之木，得免斧斤之害，而終其天年爲喻。入人間世中V，復引白額之牛與亢鼻之豚，巫祝以爲不祥而不爲犧牲，適爲神人所以爲大祥也。而支離疏者，更以形軀之不全，得以養其一生，終其天年。足見世人所謂無用者，適足以成其大用耳。

由於甘處無用之地，故莊周處世之態度，自不矜才炫能，惟與老氏微有不同者，老聃處後而不處先，甘居下流，莊周則不執著於「位」，如入山木篇V云：

東海有鳥焉，名曰意怠。其爲鳥也，矜矜狷狷，而似無能；引援而飛，迫脅而棲；進不敢爲前，退不敢爲後；食不敢先嘗，必取其緒。是故其行列不斥，而外人卒不得害，是以免於患。

似此「進不敢爲前，退不敢爲後」之態度，亦即莊子養生、全生之道，看似今人所謂「騎牆」、「投機」，然就莊周之觀點

言之，仍須契合於道也。如《人間世》云：

形莫若將，心莫若和。雖然，之二者有患，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

《山木篇》亦云：

材與不材之間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。无譽无訾，一龍一蛇，與時俱化，而無有專爲；一上一下，以和爲量，浮游乎萬物之祖；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胡可得而累邪！

所謂「材與不材之間」，乃莊子用以補充說明其「無用之用」之處世哲學，惟無論「無用之用」或「材與不材之間」，雖爲其處世哲學之發用，然究非莊子哲學深層之內涵，就其旨趣而言，惟「乘道德而浮游」，逍遙於物外，和光同塵，與時推移，方能不累於物，而得逍遙之旨也。

五、處世哲學之檢討

莊周之處世哲學，乃因應於現實人生之陷溺與苦痛而生，期使世亂之蒼生，得藉以超脫精神之苦痛，躋於逍遙自適之域。古往今來，人羣於憂苦顛沛之際，每遁逃山林，放浪形骸，或輕生尋短，醉鄉是逃。凡此，於義命恐有未盡，於養生、全生，終究有憾，未若莊生以達觀之處世哲學，安時處順，與世推移，而免乎物累也。

惟莊子之學，衰世之學也。其於精神苦痛之超脫，不無裨益，洵亂世之良醫，然於現實人生，無以同天，終非治世之能臣，況其逍遙之境界，亦非人人可躋，即以李白之才，體道之深，如《月下獨酌》云：「永結無情遊，相期邈雲漢」；《行路難》云：「含光混世貴無名，何用孤高比明月」，仍不免有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」、「舉杯銷愁愁更愁」之語【註六】。由此觀之，古今學莊者至夥矣，然果能深得其趣者，蓋亦鮮矣！此或莊子之哲學，乃「境界形態之形上學」【註七】，故於實踐層次難以知見（vision），於現實世界，尤難期其有功。雖然如此，莊周於吾國思想史上，要亦不失爲闡博識深之哲人也。

六、結 語

莊子之處世哲學，乃因應於時代環境所產生之學說。莊子遭逢亂世，憫蒼生之塗炭，故亦如儒墨諸儒懷救世救人之心，惟不同者，莊子在求精神之超脫，以解生民於倒懸，其處世哲學，狀似消極，然其生命情調，仍屬入世。

就其處世哲學理論之基礎言，除上述入世之情懷外，復有承自老學虛無之旨，衍爲「虛而委蛇」、「虛己遊世」，乃至於「無用之用」諸說者，亦有秉其「和光同塵」之說，進而發爲「形就心和」之論者，似此之例，諸不一一，亦可窺見老莊二者之關係也。此外，復由其本體論中，體「道」爲宇宙事物之本源，故有萬物平等齊一之理念，欲泯除世人大小、先後、壽夭種種之差別相，並藉「道」之自然流轉，變動不居，莊子亦秉持與世推移，任物自化之態度，而有「物化」之說，及「安時處順」、「無爲事任」之處世哲學。

就其處世態度言，此爲莊子哲學落實於現象界具體之呈現，試撮其要，分四點陳述。(一)安時處順。乃其處世最高之原則，蓋生死既能超脫，則人世之種種，自亦可免乎物累，而安之若命矣！(二)形就心和。此即郭象所云：「形不乖迕，和而不同」之意也。(三)平等齊一。藉由「心齋」、「坐忘」之法，虛靜內在心靈，而去成心、泯是非，平等對待，與世無忤也。(四)無爲無用。二者似皆本諸老氏而推闡之，「無爲」一如老子，在除去人爲之妄作，惟莊子進而言善惡俱泯之說。「無用」，欲破除世人狹隘之價值觀，倡論無用之大用。由甘處無用，遂亦發展出其不矜才炫能之處世哲學也。

綜論之，莊生之學，衰世之學也，其於世人精神苦痛之超脫，不無裨益，惟於現實人生，終無力回天，況其逍遙之境界，亦非人人可躋，表現於處世者，亦難期有功也，故古今學莊者衆矣，得其真昧者蓋亦鮮矣！然吾人於現實環境中，倘有不如意者，秉此處世哲學，得一分自有一分超脫，雖未必躋於逍遙自適之域，亦略得全生養生之道矣！

註 釋

【註一】：如羅根澤有《莊子外雜篇探源》，一九三六年《燕京學報》，第卅九期。關鋒有《莊子外雜篇初探》，一九六一年《哲學研究》第二期。任繼愈《莊子探源》及其續篇，初載於《哲學研究》第二期，續篇分別載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廿五日《光明日報》及一九六一年九月《北京大學學報》第五期。張恒壽有《

莊子新探》一書，一九八三年，湖北人民出版社。

【註二】：此處莊子生平參考葉國慶《莊子研究》一文，收錄於台北木鐸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二年四月，《莊子研究論集》一書，頁四。

【註三】：見郭慶藩《莊子集釋》所錄唐西華法師成玄英《莊子序》，台北河洛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三年三月。

【註四】：見《莊子新釋》，頁三六，台北洪氏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六年九月。

【註五】：見劉著《莊子處世的內外觀》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再版。頁九七。

【註六】：俱見李白《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》一詩。

【註七】：此名詞見於牟宗三先生《道之「作用的表象」》一文，收在《中國哲學十九講》，頁二二八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初版。

